

淺談「南社」(下)

王梓良

六、我與幾位南社社友的交往

鄭之璋，字折三，嘉興人。登記入會書爲四八一號，與柳棄疾夫人鄭瑛同姓，原填籍桐鄉，惟據潘光旦「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」，(一)始祖鄭元璠、元琰，由來不詳，世居海鹽；(二)始祖鄭滌，由來不詳，世居海鹽；(三)始祖鄭世元，先世自浙東遷來，後占籍秀水(辛亥光復後與嘉興合併)。余幼年時，家人爲送入新塍(秀水)鄭書三茂才就傅，書三師宅范家弄口，折三先生在斜洞橋塊——號稱鄭官房，相見其簪纓之衆多。相距約五十戶。據鄭長公子支廈告：我們前輩聯宗，書三公高我二輩。鎮之秀才羣，在炫己之長揭人之短，狂傲甚。書三師尤喜罵，惟對折三異常雅馴。渠有二公子，長爲正派律師，即不接離婚等之訴訟；幼爲物理學者。抗戰以前，余與其長公子交談，及抗戰時，出入其宅第不便，從後方經過，往往寄宿在郊外之高家橋巨宅——爲許景澄先烈做西席之地，亦爲其岳家，渠有姪女嫁在該宅。待口信到，說我從後方回來，渠必命支廈偕孫輩前來，孫輩展其近作詩詞，以表示對國事之關懷，而彼爲鎮之人士所譏評之游擊隊，曰「將軍，將軍！」所以陳正統也。其同輩盛味根、陸

平子曾出爲蘇浙贛知事者，渠則獨自課其子孫，怡然與世無爭。觀其「趙書青哀辭」(註三十)

：「嗚呼！自軍人專制，非法而被戮者駢矣，獨吾書青也歟哉！書青姓趙，名元琨，吳興人，仕湘爲永興縣知事，值郴州變兵陷永興，書青走衡陽道乞援，道尹令隨營效力而將軍不許，遂正法軍前，時三年某月日也。冤哉！冤哉！……先是書青知衡山縣事，解任還，與余遇滬上，……然滔滔者皆是，與其避地，無寧避世，吾往歲數週書青，而未嘗爲書青一言，則是冥冥之中，負吾書青甚矣！伯仁由我，謂之何哉！……」則彼鑒於亂世不願爲仕也。惟彼現必已作古(計算年齡當在百齡以上。)否則，大陸爲洪流所淹，又如何避地、世耶。

徐蘊華，字小淑，入社書爲十二號。崇德籍，秋瑾盟姊徐自華之妹，她自己是秋瑾的學生，又爲社友林寒碧之夫人。民國十六年夏，我訪崇德青年張漢英、楊之春於崇德，時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，浙江也跟着改組，張、楊講起「聽說(老)已從杭州回來，我們就去看她；她有無帶來的消息。」(「老太婆」是她的徽號，他們就簡單以old稱之)，那時她將到四十歲，風度也很好。只是她已喪夫十年，她有一個女兒——就

是柳棄疾筆下的「介紹一位現代的女詩人」的林北麗：「蘊華爲秋瑾學生，晚年的詩筆，却更簡練些……，景行的詩是喜歡冷澀的。這樣，便產生了現代的女詩人林北麗。」(註三一)那時她還是髫齡，天真活潑，大家還勸着她她吻香呢。

徐那時做着崇德師講所的校長，後來縣黨部改組——她兼了常務委員，漢英因爲在嘉興有教職，做個空頭委員，楊之春另有軍職，去了上海，我則在崇德縣黨部就了三月，隨徐辦理黨務。十二年北麗考入杭州高級中學時，教師黃玖如還來信稱述她的慧敏。但不幸，她的丈夫林庚白在太平洋戰爭時在香港被難，也和她姑母、母親一般，很早就成爲寡婦，更可嘆的，是她母親在戰後真的老了，住在杭州西浣紗路，一方要替她領護小女兒；一方還要爲友人孫雪廬因參預僞政權被關在牢裏——送牢飯。我去看她時，兩眼茫茫(彼本係近視)，全是龍鍾之態了。

姜若，字參蘭，號胎石，別號枕仙、證禪，江蘇丹陽人，入社申請一一四號。民國二十三年，我於役杭州，得同學朱君的電促歸，接其王店區長任，云已由地方領導人商妥姜縣長，渠並願退任助理員以助。於是即成爲姜氏之屬員。邑之縣長，若閩幼甫，留德；若蔣志澄，北大畢業；

襲式農，留美，均西裝筆挺，腰板筆直；乃今之姜氏，長年綢袍馬褂，與之接觸，知係宣統己酉科的拔貢；拔貢中後，分發為奉化知縣，甚同情革命，故我國「九一八」後，為訪求人才任親民之官，先總統 蔣公曾言之於魯滌平主席：「老派人士不一定不好，像我奉化迄今還提及姜知縣。」魯氏以此係蔣委員長所述，乃訪於奉化前輩，悉姜係丹陽籍。又訪於丹陽，知姜退隱上海，轉輾訪得，邀來嘉興任縣長。姜於地方各界極為融洽。二十三年適逢大旱，王店區尤烈，彼亦下鄉勸察，以慰農戶。是日適為嘉興農民銀行發生竊案，主秘電告，渠若無其事坦然的說：「吳和叔也會遭竊盜之光顧耶？」似預知吳係監守自盜者（吳名乃變，係「五四」運動時之學生代表（註三二））。人極幹練，生活講排場。渠運用農行資金作絲繭生意，乃連年經濟不景氣，致發生虧空，遂釀成本案。後建設廳派陳岩松兄帶同警官學校指紋專家到縣勘查，步步進逼，內情日益暴露，吳亦知難以辭咎，遂一走了之。（次年，平湖同年同社葛昌楮，有百桌廳在王店車站附近，為一棺材舖主所用，收入不足償租賦，思欲折賣，舖主阮君，亦為地方一紳耆，力阻之。姜遂囑我邀阮來縣，反覆譬喻，卒免訟累。諸如此例，不勝枚舉。惟不越年，中央為防日之戰，沿海築國防工事，嘉興亦在其內，省府先改組，彼遂奉調。其離別之詩，寄於筆者，有「優孟亦簪纓」之牢騷語。惟煙雨樓頭之宴別，盛極一時，渠亦拍曲助興也。抗戰期間，渠病故滬寓。

顧宗況，字企先，入社申請為七九五號。顧

氏身不滿五尺，渠長子竹之，為嘉興縣黨部常務委員。十六年春，國共合作，是時「黨權高於一切」之呼聲甚高，渠以嘉興縣長渠實為順理成章，乃知軍方已派趙鼎華出任，遂欲以趙之接印（印孫傳芳部撤退時，知事繳於縣商會），出題命對：「訓政時期，軍與民孰重？」趙軍人，不善辭對，於前門進，即於後門退出。訴於軍方。致願欲開民衆大會，亦為軍方不同意而成僵局。後嚴立三師長言於薛百陵師長：「我們不必介入地方之爭，須先完成北伐軍事。」而始解。惟二十三年，渠與許世英，屈文六、褚輔成諸前輩，負甲戌救災會之賑務；以故鄉旱災，即以故鄉之賑務賦之。越年，渠六十稱慶，地方人士馮之升兄等以渠辦理二十三年賑務，惠及黎庶，主賀，於是即趨其禮堂（假王江涇救濟院。王江涇原屬秀水，至民國已與嘉興合併）致意也。是時，蘇嘉公路甫築成，余等於禮堂出，沿路步行至吳江縣之盛澤也。迨抗戰發生，走至天目山，顧氏仍負賑災會之任務，御大褂，背一布袋，見人往往合十，談話精神甚佳。歲月催人老，滿頭白髮，而對人對事亦休有容，無復當年之急躁狀態。不久，即行病故於旅邸。

沈文華，字一均，入會申請為七四〇。渠為

余內姑丈大瓚（錫侯）之翁，亦為余姨丈陸能之門生。前者余為再晚輩，後者則為同輩也。第二次革命時，知陳英士經濟告急，渠曰：「我家裏尚有二個丁包」（一千銀元一包），急雇腳划船取以應急。俠義行為，地方人士常傳誦也。地方組織縣議會，渠選為議員，本擬競選議長，以

故作罷。十六年北伐軍底定兩浙，渠在縣欸產會主任委員，雖係名譽職，然每日必攜女孫搭海鹽輪由餘賢鎮來會辦公。長袍蓄鬚，狀極嚴肅。二十四年，余任職王店區，某日，彼言欲來區，至者以政府欲建設基層，擬推行縣自治，將舉行縣議員選舉，渠為大局計，將競選議員，進而競選議長，以安定縣政。渠是日表示意見甚多，一反過去之態度。言昔日縣議會之不競選議長，實另有原因；故我於縣議會開幕日就表示說：「議長我們推嘉南徐仁儒（黨史會副館長徐忍茹之胞兄），副議長推嘉北陳希淵。」所以徐、陳兩人不競選而當選也。惟是年沈即病故，而縣議會之選舉，因積極佈置抗戰，亦未進行也。

朱謙良、朱宗良昆仲。朱謙良，字鳳蔚，入

社申請為一〇〇二號。謙良少時亦慷慨激昂，是以「將去海上留別舍弟無射」詩，有「秋已早拚愁裏死，卿須努力屈中伸，劇憐鈍劍難鳥賊，愧令功名可慰親」之語，亦曾任民國日報主筆。北伐軍克江南後，任上海市政府第三科長。後負才放誕，以收女子為乾女兒為樂。抗戰勝利，坤伶章正麟女士紅極申江，鳳蔚亦收為義女，時於報屁股為文鼓吹，我認爲已墮入蝴蝶鴛鴦派之窠臼矣。三十五年農曆十月，在海鹽鷹窠頂觀日月並升，渠亦與也。山途跋涉，彼不伏輸，亦蹣跚而上。渠此來亦為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。時余奉調海鹽，辭不赴任，與各方酬應，狀極自然，渠則表示頗為惋惜。聞海鹽陷共，渠遭慘殺。宗良，字慶仙，號無射，入社為三八九號。向隨于右任氏辦報，曾為民立報主筆，及于氏出任監察院，

即遴聘為監察委員。行憲時須經省議會選舉，時余任浙江省參議會參議員，對全國性之選舉原則，選同區域而無瑕疵之原任者，以求其業務熟悉。是時宗良任浙江監察使，由友人盧其美兄任秘書，每至杭州，盧常邀赴監察使署，值宗良，覺溫文儒雅，與乃兄迥不相同。夫人黃氏，反朗爽如男子，聞黃曾參加女子革命軍云。避難來台，亦曾於泰順街其公子寓所數數敘晤；渠每週客訪，亦必回訪，每週元旦等節日，往往自己先臨，以表誠懇。惟十餘年前，渠夫婦已先後凋落矣。

張默君，名昭漢，號涵秋，湖南湘鄉人。為社員張通典之女，社員邵庸舒（元冲）之夫人，入社登記為二〇〇號。留學美西，入哥倫比亞大學，曾為南京女子師範校長。十二年與元冲結婚。十六年四月，元冲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杭州市長，張氏以從事教育，故任為教育局長。余小同鄉陳念中兄，與張留美同學，任市府秘書。時邵氏兼省黨部委員暨宣傳部長，所辦宣傳刊物青白，刊頭亦為張氏所題。十六年政潮起伏無已，適時局不靖，寧漢分裂，教局為安全計，裝運銀元赴滬，在車站為爭權者所扣，指為貪污，潛移銀元出外。不三月，政府改組，邵夫婦均去職，赴京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。旋升任立法院立法委員，並受命典試第一屆高等考試委員。二十五年元冲死於「西安」事變，人咸以默君稱之。避共來台，任考試院考試委員，中央評議委員。時其夫之弟子高夢弼服務於大陸雜誌，彼為編「邵元冲先生文集」，將資料交於高君，時來訪問，以是交往漸多，彼亦時時以同寅陳念中之

行踪相詢，並以安全與否為念。彼贈余夫婦聯「沐浴日月，綱紀天人；」使星遙倚玉山高，漢澗鯤身響翠濤。「龍飛鳳舞，的是不凡。彼有「玉尺量才」方印一顆，嘗鈐於所書之條幅。於五十四年病故，享壽八十二歲。

狄膺，原名福鼎，字君武，號雁月，入社登記三九四號，江蘇太倉人。生於一八九五年，民國五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病故，享壽七十歲（註三）。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二師範，少有神童之目，是以社員馮心俠「與狄君武書」：「君武足下，颯山茜水之間，同時挺生我二人；同里閭，同意氣，是亦百年後論文尚友者之一佳話也。」為同情革命，與劉三、葉楚傖、于右任等參加南社，為宣傳工作。民國八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，曾參與「五四」運動。民十赴法，入里昂大學研究，極尚民主，民國十二年，經吳稚暉之介加入國民黨，在法與共產黨展開搏鬥。十五年，復由吳之推荐，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，次年北伐軍底定江南，任南京市黨部委員兼宣傳部長，江蘇省黨部指導委員，十九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員。抗戰軍興，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三處長，中央執行委員會副秘書長，三十四年選為中央執行委員，兼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，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。行憲時當選立法院立法委員。撤退來台，初任中央改造委員會紀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，旋改任黨史編纂會副主任委員；以其與主任委員羅家倫同為「五四」運動健將也。渠不僅無官僚氣，亦善作談諧語，十年前渠贈余致其晚輩書翰之影印本一冊，中有「打屁股二十」、「打手心二十」等

字句，全係吳稚老「口氣」也。又承高越天兄贈予「粥賢集錦」，見狄畫蘭花之影印，知氏於書畫均有根基。憶在十年前，余在草屯黨史會找抗戰資料，曾相聚一時。惟其時渠之視力已大減，上下廁所，需人照顧。某晚夜飲時，渠云：「我記得，有次隨于石老至平湖乍浦吃蟹，現在東道主也已忘却！」余答：「作東道主的叫徐清揚，號眉軒，他和于去老莫馬湘伯先生門下的前後同學。」彼曰：「對！對！徐眉軒！徐眉軒！」

莊嚴，字慕陵，號默如，河北大興人，入社申請為七三〇號。渠經皖人余崐，字裴山，號貞一之介紹入社，時當為民國二、三年間，先總統蔣公秘密赴東北調查反袁形勢之二次革命時也。傅熊湘序南社叢選：「清社既屋，海內之士颯發雲起，人奮筆，家振響，……不二年間，而社籍幾及千人，其文辭務為蹈厲奮發，不可一世；如日初出，震金炫禾，然於憂深慮微之旨，未嘗不三致意也。」可為明證。莊先生國立北京大學畢業，由於加入南社及「五四」運動之薰陶，不慕榮利，服務故宮，為愛護國家而以收藏文物之清高志向，與一般譁利用、投機之徒異。彼一度由北大交換，曾赴日本研究，及一度兼任國立古物保存委員會北平分會執行秘書外，自首都革命參與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故宮文物之工作，迨後故宮博物院成立，即擔任古物館科長。二十四年英倫舉辦國際性之中國藝術展覽會，氏奉派參加此項展覽之秘書而赴英，押運來往。抗戰時，氏又膺命押運古物，歷經湘、桂、滇、川等省，不辭跋涉。三十七年歲末，又於兵馬倥傯中，乘海

軍中鼎號艦，護送故宮藏品千餘箱，自京至台灣，三十九年，始正式安置於台中縣霧峯鄉吉峯村之山麓。至民國五十四年，再奉令遷移之外雙溪現址；即每一外賓到達台灣，往往參觀國寶地也。氏任副院長，直至退休。教育部組成中國文化教育代表團訪問日本，先生與錢穆、毛子水、程滄波、黃君璧、凌瀉勛諸氏為組成分子。五十年，美國華盛頓、波士頓、紐約等五大城博物館舉辦中國藝術展覽，氏以顧問名義，專程赴美，並督導安排展覽事宜。大陸雜誌創刊，彼與發行人董作賓先生有同學之誼，躬自撰稿並鼓勵其長公子申不斷投稿。氏除留下故宮之不朽事蹟外，又因瀏覽宮中之真跡，故擅瘦金體書法，嘗因大陸雜誌酬謝作者而義務作書，以為餽贈。至其逝世時，余抽屜中尚有渠書之墨寶：「丁年方壯歲，未雨欲綢繆。」蓋在丁未年託書，而受贈人通訊處已不明矣。某年夏，大雨過後，陽光燦爛，渠布履盡濕，陪其公子來訪；某次，余去外雙溪訪談，當談話告一段落，渠忽發問：「甯波西街饅頭最好的是那一個店家？」無架子，淳樸自然，是老先生之本色。吁！然而，距離已日遠矣。

余其鏞，一字秋植，號十眉，浙江嘉善人，入社申請四八〇號。余氏為陳去病氏浙江高等學堂之學生，曾隨陳赴粵，在護法政府之大本營任宣傳部秘書。陳氏夫人徐自華為繼秋瑾先烈遺志，創競雄女校，聘其主教。胡樸安「南社叢選」選其詩三十首，介紹曰：「現主教於競雄女學，今春亞子來滬，杯酒論詩，十眉豪興猶有當年之概。」（註三四）渠有「南社巨子，多半凋零矣

，詩以慟之」云：「嘆逝嗟生意興慵，幾多愁思酒杯中。百年涕淚垂垂盡，一代文章黯黯空。夜半疾風摧草碧，春殘微雨落花紅。西臺痛哭成何事？幾曲山陽笛裏風。」北伐以後，渠任教嘉興女子中學；余於二十四年任嘉區民國日報社長時，由相識而熟諳。抗戰前一年，有提倡「文化發源於東南說」之學者數人接洽來嘉興演講，余訪圖書館長陸祖毅氏（前台大校長陸志鴻之父），渠亦來，詢陸曰：「今天中山堂有講演，陸先生去否？」陸曰：「這是白天，不是黑夜，何必去？」意為「青天白日，何必聽顛倒黑白之胡說也。」陸為理學之士，有書為證者才相信也。抗戰時，余兩主嘉興縣篆，渠故人情重，兩度挈夫人女公子來游擊區，入幕相助。有時談及南社，常言及「亞子人真是天真。」汪精衛在雙照樓詩詞稿曾有和渠詩，但他絕不提及，以示涇渭之分。某次，臨時中學開學禮，某君侈論「科學救國」，渠即倡人格之重要；自然科學與人文科應予並重。渠人極和平，生活亦規律，惟遇不正當事，必嚴拒而怒斥。勝利後，余昇以圖書館長職，以繼陸之任（陸逝於戰時）。有次來府，曰：「今日來府，忽感暈眩，頭倚牆壁許久，始旋恢復。圖書館盡是好書，惟編目整理，尚需時日竣事。」此係心臍病之象徵，自己患過才明白也。而戰後田賦豁免，全賴上級補助。故館僅一館長，下設館員書記工友各一人而已。未能解決老友之困難，負友深矣。

其他如李熙謀，入社登記九六四、和郁慎廉入社登記八三六。（彼與李原為師生）、胡夢珠

入社登記八七〇、葉楚傖，入社登記三二、陳綿祥，入社登記一一〇〇等，或係鄉誼，或僅接觸一二次，或係公務。而有一人介紹者曰「南社社員」，彼自身不否認亦不承認，但南社社員僅列新南社社友錄，都無其名字。惟新南社社員僅列一名字，並無籍貫，不易明其究竟。此為海鹽周葆儒君。周是東大前身南京高等師範畢業的，曾返鄉任第二師範教員，後赴南洋從事僑教。北伐後返國，任教無錫教育學院。民國二十五年，嘉興有地方建設協會之組織，同鄉趙冕兄，邀我考察該校辦理之北夏實驗區，期在報端鼓吹，以求進步。在留無錫期間，介紹周君，相聚多日，其亦熱情天真甚。以在南洋故，亦常至海濱游泳，當時海鹽黨政交惡，彼右黨而左政。彼舉例言：「我不常返縣，對人事亦無好惡，惟海濱例應關建而任其荒蕪。我每次游泳回來，地方均目為怪人；地方落後極矣。地方人與政府不睦，乃牽及旅滬同鄉，使張元濟領頭發難，不無與建設地方相悖。」從圖書館樓上瞰視，一日，有數穿士林布旗袍女生在樓下，渠忽指其中一人曰：「此係汪精衛之女兒！」此時汪任行政院院長，本不希望，以汪原為南社中人，早年更有戲劇性的歷史，而此次她女兒入學，又有戲劇性的經過，所以他隨後又說：「進本校實不容易，是教育廳長周佛海交下來的，而教授俞慶棠等都反對，最後高院長（即高陽）受到許多委曲總算接受了。她也很安份，遵守校規，與同學和和氣氣，才就平平安安的讀下去了。」又一日，見俞慶棠教授很早入書庫，他叭叭嘴說：「我們學校裏要舉行演講

比賽，優勝者赴滬參加華東各大學比賽，題目是「大學入學要否考試？」她是負責反面的一組學生的指導。大概要找參考書，趁一早無人，就趕來也。」在抗戰時，和復旦的談益民兄講起此事，談說：「是呀！我們以為可以穩得優勝錦標，那知碰到了無錫來的黑馬，我們便屈居亞軍了。」

七、結論

南社，是一個文人的組織。文人的習性，歷史上記載甚多：有所謂文章九命；反九命；文人相輕；文人喜詔；文人狂傲；文人喜刻薄；文人執拗；……雖於民族大義之激勉下可以勉強結合一時，但不能維持長久。

南社，六個主要人士中，有一人是民國十四年去世的；有二位是成仁的；有二位是在北伐後、勝利時壽終正寢的，只有一個在紅朝嗜個滋味而逝的。——雖然，他不是共產黨員，也以他文字上留笑話最多的人。現在且看他的文字記載：「驅逐朱鴛鴦案」，乃至連及現在八十三歲的成舍我先生。他自己的記載：「『驅逐朱鴛鴦的經過』，我因為這是我平生所追悔而苦於贖贖無從的事情。……我和鴛鴦的爭辯，發源宋詩的問題，……只有鴛鴦仍是當仁不讓，勇往直前，我自認也不肯服輸。於是原來聞、柳因論詩而啟釁，到此却弄成了朱、柳之爭了。『驅逐鴛鴦』的啟事，最初是在民國日報上登載廣告的。……又在南社二十集上重新『布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』。痛快是痛快了，結果自然引起反響，最初，成舍我、王無爲兩位先生是幫助鴛鴦和我筆戰的；……

王無爲不是南社中人，我把他沒有辦法；成舍我先生也是社友，我自然對他不起，也照處置鴛鴦一般，如法泡製，把他驅逐。」（註三五）又如馬君武氏的哀潘陽二首，是傳誦一時的史詩：「趙四風流朱五狂，翩翩蝴蝶最當行。溫柔鄉是英雄塚，那管東師入潘陽。告急軍情夜半來，開場絃管又相催。潘陽已陷休回顧，更抱佳人舞幾回。」那時因事關軍事，所以未便提出答辯。到最近，何世禮將軍從傳記文學側面才加以證明：「不確。」因為何東要在東北投資金融業，所以他奉張學良將軍之命，陪他父親觀劇。當緊急軍情報告到時，張氏因有遠客在座，所以不去親接，到第二次要他親自接聽後，就不再露面。而那首史詩，就一直要傳誦下去了。

同時，聽說柳的被開除黨籍，是他接到通知，就隨手寫了「不願來小朝廷開會。」將信覆去。於是秘書處提報了大會，一經討論，羣情激奮，就通過開除黨籍了。假使，葉楚傖在，還有個轉圜的人，而葉適因病沒有出席。因為，葉是知道這種所謂「文人的脾氣」的，他而且也經常挨罵的，且看柳的記載：「鬧了一個多月，把民國日報的文藝欄鬧得烏煙瘴氣，一場糊塗。老板葉楚傖先生發急了，他是知道我的老脾氣的，不來勸我，反去壓迫鴛鴦。他說：你罵柳亞子，就是罵我，在民國日報的地盤上，是不容許你如此這般的。……驅逐鴛鴦的啟事，最初是在民國日報上面登載廣告的。當時邵力子、胡樸庵許多人都在民國日報，都不贊成我的舉動，……寫公信來勸我不要將廣告發表。但是，我的個性，向來不受人

勸，而且愈勸愈僵的，於是，還了信去，連他們幾位也臭罵了一頓。楚傖知道阻止不來，便把廣告發表了。」（註三六）可見文人把「我」字申張，連黨報的嚴正立場，「人」的人格尊嚴都不顧及。這文人的積習，不僅在六十年前的表現，就是本年二月二日，載着吳開先口述，李少敏筆記的「三生緣」，講吳的女婿唐德剛的事：「在胡適的感召下，德剛那一羣『文法科留學生』辦了個小月刊：『海外論壇』，在紐約編輯，在香港印刷。『海外論壇』的經費、銷路、稿源、發行都沒有問題，但是一誕生，就患了心臟衰弱，帶病延年，拖了三年，就倒了；它的垮，不是因為客觀條件的不足，而是主觀的由於出不了中國知識分子搞企業組織所必需的『領袖』，十五位碩士、博士，他們『輪編』，但分歧意見却『輪編不掉』，所以出了一期『紀念胡適專號』，以後就陪胡替助人一起長眠地下了。」（註三七）所以，假設沒有識大體忍勞怨的像葉楚傖等在做甘草工作，那恐怕南社不是十幾年的歷史了。這和社友經亨頤相似，而經氏還比較含蓄，所以既做了幾年中學校長後赴北師大任教。據師範大學林本教授告：「經先生和總統 蔣公變要好的，在民國十年左右，經氏任四中校長，我任教務主任。那時 蔣公過甬，必來訪經，我認識 蔣公，也就在那個時期。但醞釀中原大戰，經先生會聽從汗精衛的慫恿，參加擴大會議，致遭開除黨籍、通緝的處分。雖然後來他的處分撤消。」經氏在六十述懷中說：「……效邇十寒暑，際遇百蒼茫，從政非所學，老大徒悲傷……」

(註三八)我和幾個經氏的學生談起經氏，他們都肅然起敬。以他的開明、誠摯，單純的辦教育成功的，但複雜的政治中，却坑了他，而他要發「從政非所學，老大徒悲傷」了。

上面所舉南社的創始人中，亦惟有柳亞子到紅朝就了一個時期。紅朝的絕技，應付靠攏分子，是去了你的隨從，而後配給你「同志」，使你動彈不得。後來雖然以「老年人不適於北方」寒冷的天氣而放還吳江，然而情況已非，據江陰周丙煜兄告，本來，他的親戚凌元培約我同走的，後來他嫡母保他無事，所以就留下來而被殺！所云元培，是柳氏妹妹「明姑」的姪兒，他的妹夫凌光謙，也是社友。凌元培在抗戰時籍隸忠救軍，而下場是如此。吳江，這太湖流域盛產漁米之鄉，我三十一年會去莘塔，經過嘉善的陶莊和吳江的蘆墟，真是人煙稠密，船桅如林。那時阮清源兄任忠救軍總指揮，就在莘塔凌家祠堂設筵招待，元培曾告訴我：「我們凌家是三國凌統的後人，凌家祠堂名為百桌廳，也可以擺五十桌酒席。」但不幸不出走而就遭殃，想來，柳氏要與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」之咎了。而且，不止一個凌元培，整個大陸同胞的血與淚都在有良知的腦、心灌注。但已後悔莫及而也不能吟歌「功罪自憑千劫史，犧牲寧惜萬人頭」(註三九)了。

也會喧鬧一時，後來新聞記者把他們的論點歸納了：「知識分子應對時代負嚴肅的責任」。「知識分子應對時代負嚴肅的責任」，不再是在狂傲、放誕、詔諛、意氣，……時代在變，社會結構也在變，詩酒悲歌的時代是結束了，南社也逐漸成爲歷史陳跡了。

附 註：

- 一、傅熊湘：南社叢選序。南社叢選。
- 二、陳佩忍：高柳兩君子傳。南社叢選。
- 三、柳棄疾：龐槩子遺集序。南社叢選。
- 四、柳棄疾：從南社二十週年紀念到南社紀念會。南社紀略。
- 五、褚問鵬：南社的創始。燼餘集。
- 六、柳棄疾：成立以前的南社。南社紀略。
- 七、黃晦聞：岳墳。葦葭樓詩集。
- 八、宋教仁：哭鑄三盡節黃崗。南社叢選。
- 九、潘飛聲：辛亥秋，送蔣萬里從軍。南社叢選。
- 十、譚作民：滬甯遇險風傳被殺，作此自遣。南社叢選。
- 十一、馮自由：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。
- 十二、汪精衛：南社叢選序。南社叢選。
- 十三、胡樸安：南社之始末。見上海通志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。
- 十四、胡樸安：南社之始末。見上海通志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。
- 十五、張一麀：五十年國事叢談。申報館最近之五十年。
- 十六、呂志伊：楊振鴻事略。南社叢選。
- 十七、呂志伊：黃毓英事略。南社叢選。
- 十八、汪洋：哈爾濱中秋。南社叢選。
- 十九、葉玉森：滬上遇邵元冲即送之奉天。南社叢選。
- 二十：丘逢甲：嶺雲海日樓詩鈔第三冊。
- 二一、連橫：雅言一一四。
- 二二、柳無忌：紀念父執朱少屏。古稀話舊錄。
- 二三、六十八年年鑑日記。
- 二四、蔣公達：革命列傳。
- 二五、日本霞山社，現代中國人名辭典。
- 二六、包天笑：鈞影樓回憶錄。
- 二七、中國黨史委員會革命人物志。
- 二八、蔣公達：革命列傳。
- 二九、鄭之章：「趙書青哀辭」。南社叢選。
- 三十、柳亞子：「現代女詩人林北麗」。懷舊集。
- 三一、沈雲龍：「五四」愛國運動的歷史回顧與價值評估。傳記文學三十四卷五期。
- 三二、「張默君傳」。中央黨史委員會革命人物誌。
- 三三、其鏘詩選。南社叢選。
- 三四、柳亞子：我和朱鴛鴦的公案。南社紀略。
- 三五、同上。
- 三六、同上。
- 三七、七十年二月二日，時報副刊。
- 三八、經亨頤：六十述懷。頤淵詩存。
- 三九、柳亞子：南社雅集在上海次韻答胡寄塵。南社紀略。

